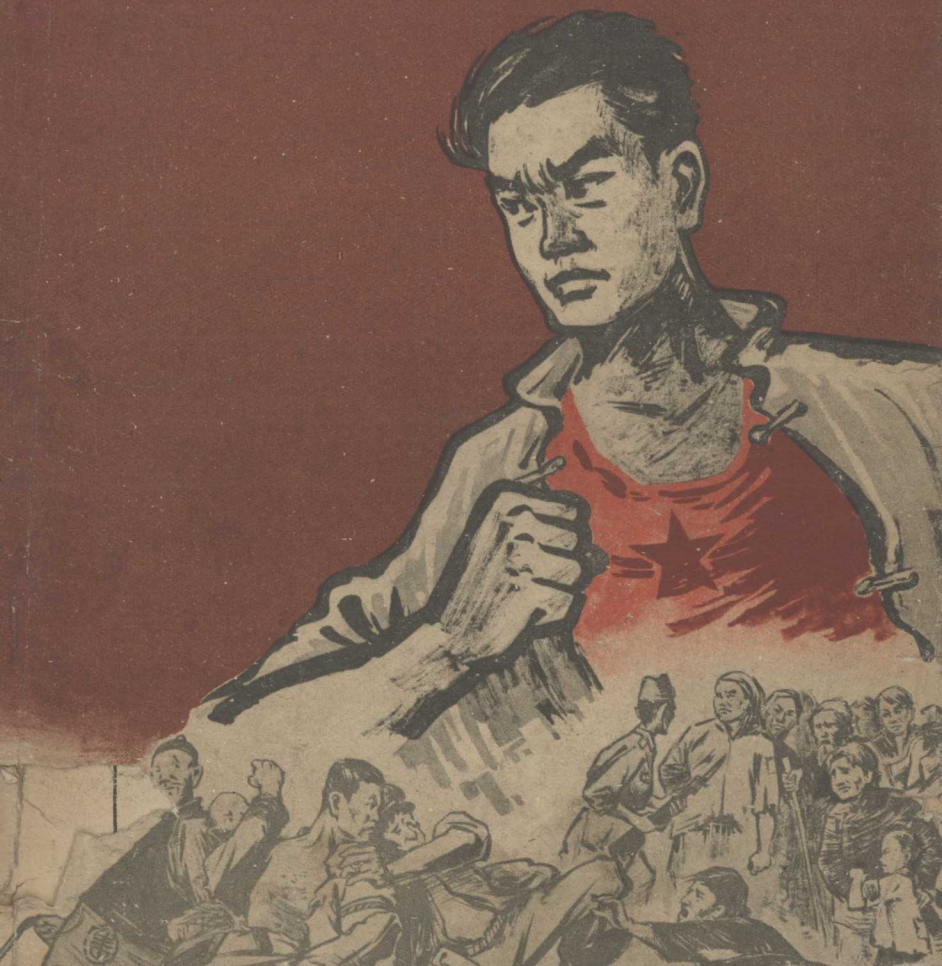


不忘血泪仇

共青团辽宁省委宣传部編



300370 3062

不忘血泪仇

共青团辽宁省委宣传部編

1962年12月

編 者 的 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大多數是生在苦里，長在甜里，差不多從記事的時候開始就生活在新社會，過着一天比一天好起來的幸福生活，沒有親身嘗受過舊社會的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苦滋味。廣大青年同志，覺着現在的甜，就想要了解過去的難，覺着現在的福，就想了解過去的苦，對於了解階級剝削、階級壓迫、民族壓迫，有着強烈的願望和濃厚的興趣。因而，編印一本能夠幫助團員、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暗無天日的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血淚史實的书，也就成了我們的願望。基于此，我們編印了这本小集子，書名就叫作“不忘血淚仇”。

本書共搜集了二十一篇文章，可以說篇篇都是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和階級鬥爭的血淚史實。大多數文章的作者都是親身經歷過那些事件的，文章內容豐富，真實生動，故事性強，

文字通暢。

这本书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控訴地主階級和資本家（包括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在我国的資本家）殘酷剝削农民、工人的血泪史。在这一部分里，共搜集了“一家人的遭遇”“不應該忘記”“穷人的路”“七岁放猪那年”“血泪斑斑的罪証”

“我的学徒生活”“悲慘的童工生活”“請客”“監獄般的‘共榮庄’”“矿工的血泪”等十篇文章。我們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到在旧社会工人一走进工厂，就得象奴隶一样給資本家干活，死活沒有人管。农民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做牛做馬。“血泪斑斑的罪証”这篇文章，控訴了地主階級用各种殘酷无情的手段，勒取和霸占农民的土地，并轉过来对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殘酷剝削。恶霸地主“活閻王”刘文采，因为看中了农民刘益山的那块六亩水田，竟下毒手，暗害了刘益山的弟弟，砸死了他的母亲，枪杀了他的三个表兄弟。刘益山最后只得怀着血海深仇，离开祖祖輩輩用血汗

浸泡过的土地，流浪他乡。地主勒取和霸占了农民的土地，轉过来又用地租和雇工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剝削，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活閻王”专门修建了供他玩乐的“消遙宫”“欢喜楼”，被他奸污的妇女就有五六百名之多。最使我们痛恨的是，刘文采日夜嫖賭，生怕短命，頓頓山珍海味，人参燕窩还嫌不够保养，专门找七个奶媽天天挤奶喂他，又强迫許多青年农民抽血，注进他的身上。总之，这些血泪斑斑的罪証告訴我們：旧社会是地主、資本家的天下，是他們的“天堂”和“乐园”，是农民、工人的地獄、監牢！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控訴日本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血腥統治，控訴国民党反动派压榨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在这一部分里，共搜集了“一坛血”“小王庄的血泪仇”“刘胡兰媽媽的控訴”“在上饒集中营”“中美合作所的累累血債”“平頂山惨案”“旅順万忠墓”“育嬰堂”——“杀嬰堂”“美国強盜毁灭了我們的村庄”“杀人商店”

“龙首血泪”等十一篇文章。讓我們看看“中美合作所的累累血債”吧，文章里告訴我們，中美合作所是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匪帮屠杀中国人民的大本营，是一个罪恶的国际特务机构，它直接受美国特务指揮。在这座杀人魔窟里，經常保持着一千人左右的美国特务。在这里曾訓練了一千八百名美蔣特务。人們称为“活棺材”的、中美合作所的两座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館，囚禁的政治犯，最多时达七八百人，遭到美蔣特务惨害的革命烈士是无法統計的。在这个魔窟里，魔鬼們用一百三十种毒刑来对革命志士进行残酷的折磨。在惨遭特务杀害的蔡梦慰烈士的“黑牢詩篇”中就这样写着：

热鉄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釘在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們的意志呀，
在地獄的毒火中熬炼，

象金子一般的坚，

象金子一般的亮。

是的，任凭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残酷压榨，任凭狗特务的种种毒刑，是绝对吓不倒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战士，压不服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我们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

这本书里所写的，虽然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不知过去的苦，就不知今日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活生生的用血写成的事实，怎能不激起我们对旧社会、对帝国主义、对剥削阶级的刻骨仇恨！更深的热爱并加倍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为缔造更幸福、更美好的明天而英勇地战斗。

我们希望各级团的组织要很好地运用这本书，来加强对青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可以把它做为团课学习的补充教材，也可

以把它当作农村业余学习政治課的輔助材料。

我們虽然有个良好的願望，但由于我們的水平所限，在編选上难免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目次

編者的話

第一部分	1
一家人的遭遇	1
不應該忘記	5
穷人的路	10
七岁放猪那年	13
血泪斑斑的罪証	18
我的学徒生活	27
悲惨的童工生活	33
請客	37
監獄般的“共荣庄”	43
矿工的血泪	47

第二部分	51
一坛血	51
小王庄的血泪仇	55
刘胡兰媽媽的控訴	58
在上饒集中营	62
中美合作所的累累血債	66
平頂山慘案	70
旅順万忠墓	73
“育嬰堂”——“杀嬰堂”	76
美国强盜毁灭了我們的村庄	78
杀人商店	81
龙首血泪	84

第一部分

一家人的遭遇

何 庆 祿

在今天的社会里，我和許多同志一样也有个美滿幸福的家庭，然而一家人一提到过去，就禁不住伤心落泪。旧社会啊，是穷人的灾难深渊！

地主杀人不見血

当我五六岁时，我家住在庄河县的一个地主孙彦祿的一間半破草房里。我們兄妹四个又都很小，爸爸給孙家扛活的工錢，交完房租也就剩的不多了，媽媽还得帶着我們去要飯，討不着就得吃野菜和树叶，就連这样的日子，在蔣介石統治的旧社会里，也是沒有保証的。

那年春上，父亲病了，正赶上孙彦祿盖新房缺人用，强逼爸爸去上工，不去就得雇工頂替，爸爸只得抱病上工，結果挺不住，从梁上摔了下来，跌得人事不省。父亲被抬回来后，一家人都圍着他哭。邻居們再三劝媽媽借錢給爸爸治病，那知孙

彦祿答应借錢时，就起了不良之心。开始他怕人財两空，說什麼也不借，經不住乡邻說理，他很不乐意地說：

“看各位的面子，借八十元，五分息，話說在头里，到了腊月門上，本利还清！”

那知爸爸的病一时治不好，反而拖了一笔閻王債，一家人討飯糊口，哪有錢还債呢。

母亲姐姐被卖頂債

一晃就是腊月門上了。腊月是穷人的鬼門关，我家拿不出錢，地主的狗腿子端了我家的鍋，恶狠狠地說，不还錢就不讓做飯……。錢逼不出，爸爸又不能上工頂債，地主的毒計就来了，过完年，一天晚上孙家来人說，要我爸爸去商量一件事，爸爸不能去，他們連推带拉的把他弄到孙家。孙彦祿臉一翻，强逼爸爸卖妻頂債，爸爸气得晕过去了，就在这时，爸爸的指印盖在卖妻契上了……。

这晚上爸爸被关在地主家沒有回来，天不亮，我被一陣嚷叫声惊醒了，睜眼一看屋里張灯明烛，我以为来了强盜，后来見媽媽哭了，被人拖走了，我知道事情不好，跑上去抱着媽媽直哭：“媽媽，我要媽媽……”媽媽抱住我和姐姐哭得說不出話来，我感到她的双手和全身都在顫抖……。亲骨肉被拆开了，媽媽被拖上大車，带着小妹妹走了，一走再无音信。

秋天，爸爸的病好多了，我和姐姐都很高兴。可是愁人的是房租錢又拖下来了。有天一个姓余的来給姐姐做媒，爸爸听他說得有名有姓，覺得閻女迟早都得出門就答应了。第二天姓余的來說，婆家要先看看人，爸爸就讓姐姐去了，过了两三天不見姐姐回来，爸爸才知道受了騙，去問姓余的，他干脆說：孙家卖掉抵債了。在旧社会穷人有冤沒处申，爸爸只有唉声叹气，有时偷偷地哭一場。哥哥早就跑到外地謀生去了，这里住

不得了，爸爸决計到外地去做苦力，临走时，他把我送到地主刘扒皮家去放猪看牛。爸爸从不当着我流泪的，这次他哭了，撫着我的头說：“孩子，命苦啊，端人碗受人管，要听話，暫且糊个口，把命保住……。”

淒涼的童年

那年我才八九岁，一个人赤条条地走进了刘扒皮家。地主的心都是狠的。头年，錢沒給一文，鞋沒給一双，只給一件衣服。大早，我披着麻袋去放牛，脚冷，就把脚伸进热牛粪里暖一暖，晚上沒盖的就钻进麻袋里，躺在炕上，到了后半夜冻得叫喚，又怕惊醒了別人，只好悄悄地哭泣。一天晚上沒睡好觉，第二天去放牲口，我在暖洋洋的太阳光里一坐，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睜眼一看，那些瘟猪跑到地里吃了不老少种在地里的苞米种，心想回去刘扒皮非打死我不可，想逃跑，又无处去，只好硬着头皮回刘扒皮家。一到屋，刘扒皮揚起鞭杆就打，比打牲口还狠，硬是扒掉了一层皮。

每逢过年过节，地主家里快快乐乐，地主崽子穿新戴新，我呢，举目无亲，孤苦零仃，还得照样喂猪喂牛，稍不如人意，就得挨打。我就这样在刘扒皮家呆了三四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啊……。

幸福的今天

1945年秋，八路軍解放了庄河县，我們生活才开始变了样，第一次参军因为年紀小沒要我。这时爸爸回乡当了村长，他見了我說：“过两年还是当兵去，穷人打下江山只有自己保，穷人不当兵誰当兵呢？”1948年二月我入伍了，从此离开了家乡。1958年我在河南学习时，爸爸来信說，媽媽和妹妹都找回家来了。秋天我休假回家，看到了爸爸、媽媽、哥哥和妹妹，爸爸已經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总支書記了。这天晚上，

一家人高兴地包了一頓餃子，我同家里人一块吃餃子，还是第一次。大家高兴地吃着，誰也不敢提到过去。最后爸爸十分感慨地说：“现在都在一起了，应当感谢党，过去，都怨我沒能力养活你們……。”我说：“这是旧社会逼的啊！”两句话触动了媽媽的心，她呜咽地哭起来了。爸爸说：“团聚了应当高兴，哭什么呢？”可是大家吃着餃子，都不吱声，从臉色上看，都在想着一个心事：“都回来了，只有姐姐还没有下落……”

第二年，姐姐在公安局和邮局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1959年十月一日，我去沈阳看到了姐姐，談起来才知道她小时卖给庄河县徐家做养女，不久这家搬到通辽去了。解放后她走出徐家嫁了人，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的家，在旧社会被万恶的地主和反动統治者折磨得七零八散，在新社会里得到了团聚。我憎恨旧社会，我爱新社会，我愿勤恳工作，紧握枪杆，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用鮮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向敢来窜扰大陆的美蔣匪帮討还血債！

【原载《前进报》】

不能忘记

不應該忘記

鞍鋼煉鐵廠副廠長 孟 泰

有時候，我自己跟我自己說，你為什麼老要過去那些苦日子呢？想起來，啞啞嘴，嘴還是苦的喲！可是不想不行，一看到今天的種種幸福生活，不由人就想起了。連你大嫂子都一樣，孩子們誰要是說一句這個不好吃什么的，她就不樂意，總是說，要不是毛主席，光景可要苦呢！解放前呀……

我是十九歲到撫順的。那時工廠實際上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的師傅叫毛力，就是個日本人。

其實，我哪裏是學徒，學手藝，真是連狗也不如。毛力就有一條狗，人家吃的什麼，喝的什麼，咱可不敢比。死一個中國人沒關係，可誰要動一動毛力的狗，那你就別想活命。

毛力經常支使他的狗咬我，自己站在旁邊高興的哈哈大笑，拿我的皮肉來開心。我心里當然惱火，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有一次，毛力在我的飯盒里唾唾沫，擲涕，把飯弄脏了。我吃吧，實在惡心，吃不下去，扔了吧，又得餓肚子。日本人一看這情形就高興了。毛力還說：“吃了鼻涕，力气大大的有。”

名義上，我是跟毛力学手藝的，實際上呢，別人侍候人的事，我都給他干了，別人侍候人沒干過的事，我也給他干了。每一次給他打來洗手水，得我先用手摸摸，試試冷熱，稍微冷一點，不行，稍微熱一點，也不行。

這還不算，我還得給他捶筋骨。捶夠了還捏，捏厭了再得

捶。

說实在的，我連我的爹娘老子都沒有这么侍候过。

如今，当学徒規定着几年出师，还有师徒合同，还有党、政、工、团各方面的关怀，深怕你学不会；学好了技术，还有表揚奖励。我那时候，倒也說的是三年出师，可是三年过去了，我什么也沒有学会，五年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沒有学会。后来会了一点，那还是偷来的。这有个名詞，叫做“偷艺”，老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可是侍候毛力的事我可沒断过，挨打受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长年不缺。

有一次，我不小心丢了一个螺絲帽。毛力一手牵着我的耳朵，一手捏着我的鼻子，見着車床就拽着我的头撞車床，見着石头就要我拿脑袋去碰石头。

还有一次，毛力吃饱了飯，照例是往椅子上一躺，就讓我給他捶腿。

我寻思：毛力呀，毛力，你要是不死，我就得侍候你一輩子嗎？我还寻思：他这骨头疼的毛病，是因为他欺压人才得的，活該，誰讓你拿中国人不当人看。

就这么一边想着，一边捶着。

正在这时候，一只半尺长的耗子大搖大摆地爬出来，在地上吃毛力掉下的大米粒儿。

我正沒地方出气，就順手拿起一把銼刀扔了过去。“乒”的一声响，我一看，耗子沒打着，銼刀摔断了。我还没来得及回头，毛力就忽的一下跳起来，沒头沒脑就是一頓痛打，打得我两眼直冒花，什么也看不見。

在撫順我受气不过，就跑到了鞍山。听人們說，咱們全中

四 月 三 日

国，就是鞍山鋼鐵出得最多，这是个宝地。可是我去一瞧，原来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索兴侵占了全东北，中国人成了亡国奴，那情形就更不用说了。俗话说，亡国奴不如丧家狗，一点不假。那日子就更象苦黄连了。

我們盼呀，想呀，好容易盼到了日本鬼子完蛋。我們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我們想，暗无天日的日子从此就要结束了，我从心眼里往外面高兴，我爭着、挤着到車站欢迎他們——来接收的国民党大員們。

可是沒两天，人們都失望了，心都冷了。比从头上往下澆冷水还觉得冷。国民党的大員們来了，他們既不安民，也不救灾。你知道他們干什么？

他們开始破坏工厂了。不論是什么机器，就拆呀，搗砸呀，拆了就卖，貴重的就拉到別处去卖，看到这种情形，怎能不使人失望！

国民党老爷們，盜窃是公开的。那真是大官是大盜，小官是小盜。大官盜上用飞机运，小官盜上用火車运，給我們炼鉄厂守卫的一帮队伍，就在他們队长的带头下，用胶皮輪大車一車一車往外拉，小兵們不敢明盜，就暗偷。

没过几天，国民党来了个更彻底的办法，把工厂封了。其实不封也开不了工啦，破坏得那惨哪，好象是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場大战。

工厂的大烟囱，都停止了冒烟，象我这样和高爐打了几十年交道的人，一見高爐断烟了，就觉得同自己的亲人断了气一样。

我們失业了——盼胜利，迎大員，見了青天白日旗，盼来了这么一个結果。

当然，那时候的工人不可能象現在似的有个积蓄。我一失

业，全家四、五口人就沒有吃的。

你大嫂子有个行不通的办法，她說：希望女儿快快长大，快快找上个婆家，管他斗八升地能給我們，也就心滿意足啦，实在不能給，也不要紧，只要孩子們自己餓不死就行啦！

可是，孩子們那么一点点大，不能干活，光能吃飯，那年月，誰家要！远水不解近渴，她提了两次，也就不提这个了。我們俩核計来核計去，只有一条路：卖东西。

老天爷知道，那时候，一个失业工人，能有什么可卖的！

只好翻箱倒柜，从箱子上边翻到箱子下边，卖一点，算一点，就这么挨着。

卖了东西，錢剛到手，物价就又漲了。为了能弄到点豆餅，头一天就得去排队。一到晚上，你瞧吧，地上，馬路上，橫的，順的，东一个西一个地都乱躺着。第二天，太阳出来，那个晒啊，真是渾身出油。空着肚子，晒着身子，还有不暈的？一个暈倒了，又一个。

等上一天一宿，要能买上，还算运气。我們有一次，是第二天要过什么节，記不清了，也是等了一天一宿，結果仍旧空着手回来。也就管不了什么节不节啦！

家里的东西都完啦，还得卖。

打算过好几次，要卖这件东西（飯盒），可是每次我都想：工厂的烟囱不能老断气吧，难道真的沒有开工的一天了嗎？我指望着开工。开了工我还要它哩，不卖！再說，它随我几十年了啊，几十年来，一起上班，一起下班的，我不能卖它。

咱穷是穷，可不願讓別人笑話說：“嗨！連飯碗（飯盒）也要卖！”說实在的，我也沒有听說過卖飯盒子的啊！

可現在就顧不得許多了，就把我的飯盒子拿起来，用袖子